



源氏物語

紫式部 著

林文月 譯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① 译林出版社

紫式部 著

源氏物語



林文月 譯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源氏物语 / (日) 紫式部著; 林文月译. —南京:
译林出版社, 2011.6
(林译日本古典)
ISBN 978-7-5447-1727-4

I. ①源… II. ①紫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
本-中世纪 IV. ①I313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2664 号

本译作由台湾洪范书店有限公司授权,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0-2009-197号

书 名 源氏物语(二)
作 者 [日本]紫式部
译 者 林文月
责任编辑 张远帆
特约编辑 王延庆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)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0.125
插 页 4
字 数 269 千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1727-4
定 价 89.00 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目次

第十四帖	濤标	1
第十五帖	蓬生	23
第十六帖	关屋	37
第十七帖	绘合	43
第十八帖	松风	57
第十九帖	薄云	73
第二十帖	槿	93
第二十一帖	少女	109
第二十二帖	玉鬘	139
第二十三帖	初音	165
第二十四帖	蝴蝶	177
第二十五帖	萤	193
第二十六帖	常夏	209
第二十七帖	篝火	225
第二十八帖	野分	231
第二十九帖	行幸	245
第三十帖	藤袴	263

第三十一帖	真木柱	275
第三十二帖	梅枝	301
《源氏物语》重要人物关系表(二)		315

第十四帖 潞标



自从在须磨清晰地梦见故桐壶院以后，光源氏心中一直牵挂着此事，总想无论如何得举行佛事以营救那沉沦苦海的亡父灵魂^(一)。如今他既蒙朝廷宽赦，重返京城，故而开始筹备一切。十月里举行了法华八讲会。至今，世间人士对执政者顺风靡倒的情形依然如故。皇太后虽然玉体违和，却仍是打心里不快乐，想着：“终究没能把这眼中钉拔除掉。”至于皇上呢？这事情的经过，倒是教他想起了先帝的临终遗言。他原以为自己必受报应无疑，但是自从回复源氏之君的官位以后，自觉心境爽快许多，而时时困扰他的眼疾也竟然痊愈了。不过，他内心始终觉得自己恐怕活不长久，颇有些儿心不安，又认为在位之日也不会多，遂时时召源氏之君上宫。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题，也都能与之坦诚商量。如今，皇上似乎颇能随心所欲地言行了。世人对此转变，莫不大感兴奋和庆幸。

皇上有意将于近期内逊位，不过，看到尚侍之君为着她的将来发愁的样子，圣心颇有些怜悯不忍。“右大臣已作古，太后又病重，看来，我自己也不久于人世了。所放心不下的是你日后的生活。以后的日子，怕是大不同于过去，教你一个人怎么度日呢？在你心目中，我总是不如你那一位吧？但是，我自信对你的爱情比谁人都深，所以也就老是放心不下你的事情。或许有一天，如你所盼望的，那位比我更好的人会来照料你，可是，谅他的情意也不会比我更坚固吧。想到这些，真教人伤心哪！”皇上越说越难过，竟哭泣起来。女的听到此番话语，也禁不住面颊泛红，却看来愈添娇媚。那任由泪珠下落的模样儿，使皇上打心底生爱怜之情，竟致忘了她过去的种种过失，痴痴地注视着她。“现在只遗憾你为什么不给生个皇子什么的。若是跟你那位缘分深厚的人，恐

怕马上就会有孩子也说不定。咳，想到这事，真教人痛心！不过，你若是替他生孩子，身份总有界限，怕一辈子也只能过寻常人的生活哩。”亏他连将来的事情都没想周到，这样越发使女的羞愧且悲哀了。其实，皇上生得眉清目秀，这些年来，他对自己又是宠爱有加；而源氏之君呢？虽然他是出类拔萃的人物，可是，近来似乎对自己逐渐冷淡起来。如今，只后悔当初为什么不识好歹，以至于引起了一场骚动，败坏了自己的名声且不说，更害得人家也跟着灾罹祸加。想起这些事，真要自叹自怨哩。

翌年二月，^(一)皇宫里举行东宫元服之仪式。十一岁的孩子，看来却显得比实际年龄大许多。他既成熟且又俊美，与大纳言源氏之君长得一模一样。世人对这一双光芒夺目的人物赞颂不已。为母的则暗觉心虚，正为苦痛煎熬着。皇上待东宫疼爱逾恒，视若己出，他和蔼地表示让位的事情。同月二十几日，朝廷忽传出逊位的消息。皇太后大感讶异狼狈。皇上只得安慰道：“让位去朝后，希望能还我自由之身，时时随侍您左右。”于是，又立承香殿女御所生之皇子为新东宫。世态一新，一切较前代显得繁华热闹。大纳言源氏已晋升为内大臣^(二)。因为左右大臣已有人选，故而追加此一额外大臣。原来他这个官职乃是理当执行天下之政治的，却借口“不堪政事繁忙”，而欲推荐退隐中的左大臣复出摄政。左大臣则谓：“先前由于疾病而致仕，如今年事更老，何堪负荷国之重任！”未肯辄予答允。但是，朝野人士纷纷议论道：外国也有变乱不安则隐退山中；事平则不耻白发，复出而仕的真贤者，虽说一度因病致仕，如今物换星移，朝代已改，再度出仕，又有什么顾忌呢！而事实上，这种事情也的确不乏前例，所以终于不再辞让，而出任为太政大臣。他高龄已六十三。当年由于世间纷扰，一时闭门独居，与世隔绝；而今再仕，繁荣再现，随着他埋没寂静过一段时期的子辈也都个个又浮升了。就中，宰相中将^(四)晋位为权中纳言。他与右大臣四女所生的女儿，如今已十二岁，故准备令她正式入宫。至于曾唱《高砂》之曲的公子，也获得叙爵。看来事事如意顺遂的样子。见他夫人众多，子嗣相继出世，好不热闹，源氏大臣十分艳羡。他自己与太政大臣之亡女所生的公子，而今更长得俊丽超凡，常以童子殿上人的身份到宫里

啦，东宫等处见习礼仪。但是，这一切的改变，却又重新唤起了大臣夫妇悲哀悼亡女之情，从而徒增感叹。不过，在葵夫人去世后，总算是仗着源氏大臣的威严，凡事有了妥善的安排，故而虽然一度隐没不得志，现在却又能荣耀如昔了。源氏大臣则至今犹不改旧习，逢年过节，从未怠忘上岳父家去拜访请安，对于公子的乳母，以及忠心侍奉的婢仆等，也都留意随时提携，所以大伙儿都过得挺不错。他对二条院那边的人也同样用心周到，有意教那些耐性等候自己回来的中将啦，中务等女官得到应得的报赏，费心细腻地照料她们。这样一来，委实够他忙碌，所以自然没有时间出外闲荡了。二条院东邻的官殿，本是故桐壶院所赐，因此特令人加以翻修改筑，准备将来迎接花散里之辈乏人照料的妇人来此居住。

对啦，关于那位留在明石的女性，不知她别后如何？虽然源氏之君并没有一时一刻忘怀她，无奈公私两忙，也就一再迁延下去，无法往访。直等到三月初时分，他心中预料产期将临，故而暗自焦虑，偷偷派遣人去探看。使者旋即回报：已于十六日安产一女婴。源氏之君闻知得一女儿，欣喜异常，同时又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接她来京生产。曾有占卜星相的人说过：“贵子三人，^(五) 中并有帝后之尊者，^(六) 其次^(七) 为太政大臣，位极人臣。”又道：“身份较低之夫人^(八) 所出者为女。”如今推想，皆一一吻合事实。其实，以前也有许多灵验的相人异口同声说过：源氏之君有执天下大政的一日；不过，由于这些年来世态动乱，他自己内心颇有些怀疑失望罢了；而今皇上既已登位，一切果然偿愿，所以也就感觉踌躇满志，但说实在的，他可从未曾梦想过自己即帝位这种离谱的事情。虽然亡父生前对自己格外宠爱，他三思之后终于降为臣籍，想来其中总是有道理的。只是，自己虽与帝位无缘，如今皇上已顺利登基，别人虽无由得知，而他私下却不得不暗惊预言之中肯了。如此推想将来，则那住吉之神的指引恐怕也不会有错，然则自己与那位明石的女性盖亦有宿缘，而她那顽固的父亲或自有远大的打算也未可知。如若一切属实，教一位将来可能即后位的女婴任其生长乡间，岂非可怜且不当？无论如何得要尽快把她接来京城住才好。遂下令使急修东院的殿阁。

此外，乡下地方，恐怕也没有什么伶俐的人选，所以特寻得昔日仕

故桐壶院的宣旨之女——其父曾官至宫内卿兼参议，如今已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听说最近产下一儿。乃召来传达此消息之人，令其设法安排为乳母。这个女人年纪尚轻，也无甚主见，正孤单地在她那乏人问津的茅屋里打发日子。所以对源氏之君的召请，也没有经过什么细心考虑便答应了。源氏内心对这女人的身世十分怜恤，所以某日，顺道私下往访。她在应允之后，倒是感觉有些犹豫起来，可是，如今见源氏之君亲自过访，惊喜之余，大感安慰；乃立刻顺从道：“一切悉听尊意。”正逢着吉日，遂催促她去。“请别怪我冷酷，实在是万不得已的原因呀。我自己也是由于偶然的事情才在那种偏僻地方过了一些岁月，所以请你暂时忍耐一下。”又如此细腻加以解释。这女人从前偶尔也上过宫里，故源氏对她挺面熟的；不过，如今的她却憔悴许多。那所房子呢？更是破旧得厉害，只有宽敞的架构，稍可令人想见昔日盛况而已。庭院中，古木参天，阴森森的，颇有些恐怖景象，不知她在这种地方怎么过的日子？倒是那人儿本身还挺活泼可爱，所以令人不忍移目。“唉，真有些儿舍不得放你去乡下哩。你觉得呢？”他半开玩笑地说。说真个的，同样要仕奉，她倒也宁愿留在源氏之君身边，这样或聊堪安慰不幸。于是，她重又抬头拜望。

“素相隔兮非相亲，
未尝深交吾与汝，
别离滋味兮总悲辛。

要不要追踪你而去呢？”对此似真似假的口吻，女的微微含笑答道：

说悲辛兮道惜别，
情驰他方实有人，^(九)
托词慰妾兮真心折。

见她应对从容老练，源氏之君颇觉有趣。

新乳母终于乘车离京而去。临走时，着意多派了些亲信护送，并嘱

咐大家千万勿将此事对外泄露。守护刀啦，以及其他种种物品堆满了车，用心之细腻，真个是无以复加，连对乳母，也表现了格外的关切和叮咛。想像那位皈道者疼爱孙女儿的样子，源氏之君不觉地莞尔微笑，又觉几分心酸。他这样一心只想着新生的婴儿，正足以证明爱情深厚。于是，他写信更加叮嘱，千万不要怠慢了孩儿。

经几月兮复几岁，
始得怀袖抱吾女，
如何亲生兮不爱怜。

一行人乘船至摄津之国，其后改由陆路马行。皈道者早已等待盼望着。见乳母等到达，心中无限欣喜，乃俯伏向京都拜谢。有感于源氏之君的深情关切，这老人唯有对孙女儿小心翼翼，愈加宠爱。那新生的女婴呢？实在是美得出奇，笔墨难以形容。乳母初拜稚儿的玉颜，便衷心感动，才知道源氏之君何以再三郑重嘱咐的道理，一时间激动得不知所以，连旅居陌生地的悲伤全忘记了。她一心只觉得婴儿美丽可爱，不由自主地要细心照料一切。产妇这个月来一直抑郁不乐，身子也十分衰弱，不思生活的样子。不料，源氏之君这种体贴的表现，却令人倍感安慰，故而她微抬起头来与使者寒暄，尽力招待大家。“得马上告辞了。”使者急着要返京禀报此间情形。女主人只好将心中之一端书于信上。

将独抚兮此娇儿，
妾袖嫌狭难蔽护，
君袖宽大兮何日垂？⁽⁺⁾

源氏之君对那新诞生的婴儿异常思念，盼能早日父女相会。此事他本不欲紫夫人知悉，却又怕她若由他人人口中得知则更不妙，故而说道：“老实说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事情。人生真是有些儿恶作剧一般，希望她生孩子的人，偏偏毫无消息，却教料想不到的人来生产呢！而

且,这又是个女娃儿,所以也没什么教人高兴的。本来嘛,舍弃不理,也可以的,不过,究竟有点儿什么吧……几时找个机会让你见一见,希望你不要怀恨才好。”紫夫人红着脸说:“这是什么话呀。总让您这样警告,莫非是我脾性不好?真教我自己讨厌呢。我几时学会怀恨别人来着?”她那埋怨的样子十分妩媚。源氏之君微笑道:“咦?看你!谁教你这些的呀。怎么这样说呢?别多猜疑了。瞧你这么埋怨,可真教我伤心啊。”说着真难过起来,眼眶里竟有泪光哩。这两个人一向恩恩爱爱的,有时回想离别那一段时间里互相交换的情书,更觉得真情可贵,与此相比,别的女性关系都显得逢场作戏一般,不值一谈了。于是,他娓娓而谈:“我这样子想起那个人,实在是另有原因的。不过,现在谈这些,怕你又要误会了。”又道:“当时我觉得她人品挺不错,或许是由于旅居滨海寂寥的关系吧。”接着,又提到渔夫们烧盐田的情景啦,当时明石夫人所谈的话啦,还有,那晚依稀见到的容貌啦,以及琴声动人之情形,等等……这一切都好像在源氏之君的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回想那些时日,紫夫人自己却在京城度过何等悲伤的生活啊!就算是逢场作戏吧,他这种移情别恋,怎能不教人怨恨呢?“反正,我是我……”她别过脸去,又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:“世事总是悲哀的啊。”乃感叹道:

方向异兮非海滨,
君自相思妾自恨,
宁为化烟兮灭此身。

“这是什么话?何以说这种傻话呀!

世事艰兮命不厚,
万里流浪山海间,
为谁忍誓兮卿知否?

我一定要教你谅解这颗心志。命运虽然由不得我,这一向多方避免遭

人怨恨者，还不都是为了你一人啊！”说毕，援箏来弹奏，劝紫夫人也试一曲。可是因为方才听说明石的女性擅弹此乐器，心中有些儿妒意的缘故吧，她连手指都不肯去碰一下。这位女性虽然优雅温顺而美丽，毕竟也有其执着之处。看她那副怨恨娇嗔的样子，反倒增添几许娇媚，源氏之君对她生气的模样儿，只是觉得有趣可爱。

五月五日，算来应该是婴孩诞生第五十日^(十一)吧。源氏之君心中暗暗把日期数，不觉地思念之情陡增。若在京城的话，要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，不知有多高兴哪；只可惜教她出生在那种乡下地方！唉，这个孩子若是男婴的话，倒不必这么担心，她既是将来要即后位的人，如今却教她这般冷冷清清，真是可怜复可悯。想自己遭受不幸而流放彼土，怕也是命中注定要生这个女儿的缘故吧。他已预先差遣人，务使如期到达，故而在五日当天正巧抵达明石海浦。费心准备的品物皆是珍奇贵重者，其中还有许多颇实用的礼品。

“常寂寥兮似海松，

五月五日嘉庆日，

何以祝颂兮相思浓。

恨不能插翼飞来身旁，然而我今已身不由己，故而盼望你们母女上京来团聚。一切当会顺利，无须多虑。”贩道者展书读此，竟感激而泣，觉得这一生的确没有白活。本来这边也早有祝贺的准备，相当隆重的；不过，假使源氏方面没有派遣这使者来，这一天也只有像在黑暗中度过一般了无意义吧。

这位女主人果如所盼，是一位优和可亲的人，所以乳母自己也像是找到一位言语投机的对象，颇堪安慰解忧的。此处另有一些侍女，论身份人品也并不比这个乳母差，是为父的贩道者——把她们召请来侍候女儿的。不过，究竟都是些衰老的宫女之辈，为觅得老后退居之处，才来到这种偏僻的海滨。因此，这位乳母在众侍女之中便显得鹤立鸡群，既年轻又出色了。凭那三寸不烂之舌，她对女主人谈源氏大臣的近况，说他如何为世人所重啦等等，遂使明石夫人的心境也渐渐明朗起

来，想自己为这样一位人物产下教他牵挂的婴儿，毕竟是值得引以为荣的事情呢。这乳母也与女主人一起拜读了主上的信函。她内心不无感慨：唉，世间竟然有这么幸运的人儿哟；与她相比，自己是多么命苦啊……可是，没有料到，那信中竟也提到“乳母近况可好”云云，何等细腻的用心呀。为了这些话语，她觉得一切的代价都值得，故甚感安慰。女方的答复如下：

“鹤^(十二)哀鸣兮穷海滨，
今日虽逢五十日，
君自慰问兮更无人。

迹来事事忧心，幸赖您偶然遣使来相慰，否则真不知何以为生啊。但盼对此娇女有所安排，则贱妾死亦瞑目矣。”字里行间情绪激动。源氏之君反复读之，不禁自语道：“可怜哟。”紫夫人流目窥得此情景，也低吟：“舟楫摇摇去我远。”^(十三)见她沉思不乐，源氏之君乃埋怨道：“你又在多心了。说她可怜，也只是衡以常情罢了。想到海边那些景色，有时便难免也会想起当时诸事，不觉地也就自言自语起来。难道你连这一点都不能当它耳边风吗？”说着，仅将那封信给夫人看。上面的笔迹颇见修养功夫，优雅有致，即使行家见着都恐怕会自愧的。这就难怪源氏之君对她如此依恋不舍啊。紫夫人这样想。

诸如此类，源氏之君忙于取悦这位女主人，故而对花散里那方面全然无暇顾及，委实可怜。不过，现在公事频繁，源氏之君又以内大臣之身份，出入行动诸多不便，而对方也无甚特别之事情相告，所以便这样日复一日地过去了。梅雨连绵的某日，正巧公私两方面都稍空，闲来无事，遂想到过访。这边是朝暮只盼源氏之君，视他为唯一可赖之人，当然决不会学着别人撒娇或埋怨什么的，这一点倒是教他觉得心境轻松不少。这几年来，房屋愈形荒废，简直令人不忍卒睹。礼貌上，他先去拜访丽景殿女御，稍事闲谈寒暄，待入夜之后，始赴西侧妻户方向。这时月色朦胧，照在源氏身上，使他的举止看来更增艳美。女的虽然无限娇羞，依然保持着对外眺望的姿势，那态度从容大方，十分可取。近处

有水鸡啼鸣。

夜寂寂令人孤独，
若非水鸡惊晚氛，
月光^(十四)肯入今此荒屋？

这首和歌虽然有些自卑意识，仍不失分寸而颇显得温顺。唉唉，其实所认识的每一位女性都有长处，唯其如此，自己才会徒增苦恼的啊。

“水鸡啼兮晚氛惊，
若逢鸟鸣便启户，
满屋月色兮宁太明？”^(十五)

这岂不教人担心？”源氏之君话虽这么说，其实他内心深知这位女性决非风流多情，招蜂引蝶型的。对于她这些年来苦苦等待自己从须磨返京的忠心，他当然也衷心感铭。二人遂情话绵绵，连那时节源氏之君所勉励的“月暂隐兮光华消”的歌句也上了话题。“为什么当时您会那样悲叹呢？像我这般女人，其实您在远方或近方又有什么差别呢？”她那含蓄收敛的态度，着实讨人怜爱。于是，源氏之君又大鼓其舌，不知从何处觅来的灵感，用尽甜言蜜语，百般地说服。

即使在这种时候，源氏之君都不能忘怀那位五节之君，心里老是盼望再见到她；不过，他今日的地位却已经不容易随便出外逍遥，幽会情人了。女方呢？心中始终也思慕着源氏之君，所以虽然父母常常向她提起亲事，她自己则一概表示冷漠。近来源氏暗中时常想着：假如能盖造一座不显眼的房子，把这些教人惦念牵挂的情人都找来一处；倘若有人替自己生个女儿什么的，也好让她们来抚育管教。目前在东侧赶工改筑的房子倒是相当新型华美的。为了精益求精，他又从各地藩主处征选了一些此方面的人才，令其参加营建。

对于尚侍之君，他也实在至今犹难忘怀，所以曾经略示心意；无奈对方已饱受灾害，不肯再像往日那般相待了。而今身份愈高，愈觉诸多

不自由，反而有人生乏味之叹。相反的，逊位之后的朱雀院则心境轻松了许多，时时在后宫举行管弦游宴，显得十分愉快。他身边依然有众多女御和更衣随侍。东宫的母亲承香殿女御在后位时未见得踌躇得意，反倒因尚侍之君的专宠而有几分被压抑的感觉；而今世态已变，她也乐得离开朱雀院身边，一心陪伴东宫去了。源氏大臣在宫中的宿直处为淑景殿，与东宫所居之梨壶殿相比邻，故而随时见面谈话都极便利，正可以趁此机会保护照料他。藤壶之宫以皈依佛之身，无法晋位为皇太后，遂仿太上天皇改称女院，也得到应得之封邑。^(十六)院司以下诸役，亦颇改威仪，仍以事佛积德为日课。这些年来，恐世人议论，不敢任意出入皇宫，连母子会面都尽量避免着，实在是她衷心一大憾事；而今又恢复出入皇宫之自由，看来凡事顺遂的样子。倒是太后有无限感慨，不禁私自悲叹：“世事无常，真教人厌烦！”源氏大臣倒是能时时照拂太后，显得无微不至的样子；这样更害她羞愧得无地自容。世人对此，又自然难免纷纷以为谈论之话题了。

紫夫人的父亲兵部卿之官过去一段时间表现得异常冷淡。他不念父女之情，唯世人之议论是从，故而源氏对他大不满意，也就不像往昔那般过从亲密了。他对大部分的人都十分亲切，唯独对此兵部卿之官则故示冷漠，皈道之官看在眼里，以兄妹之情分，自难免焦虑不安。现今天下政权可谓分由太政大臣与源氏大臣所掌握。权中纳言^(十七)的女儿在这一年八月入宫了。有祖父太政大臣的照料，仪式之铺张隆重，自不在话下。据说兵部卿之官也有意教次女入宫仕上，可是源氏大臣并不以女院之故而肯另眼看待。这可怎么办呢？

这一年秋天，源氏之君到住吉神社参拜。由于此行目的在还愿，所以随从的装备十分隆重，惊动世人。公卿殿上人等，都争先恐后地追随。刚巧，那位明石夫人也照例每年来此参拜，去年到今年之间，由于怀有身孕，不便拜祭事神，所以今日也特别来此有所解释。她们一行人取道于水路。船舶靠近岸边时，却见海边人潮汹涌，正严肃地依次供奉着祭物。“是哪一位人士来此参拜呢？”遣人相问，则答以：“是内大臣殿下下来此还愿的呀。咳，竟然还有人不晓得这种天大的事情哩！”连那种微不足道的卒仆都在得意地取笑。噯，真是不凑巧，什么时候不好